

3/30



白樹禮讚
白樹禮讚
白樹禮讚



3138



白楊禮讚
茅盾

新新出版發行

上海市

圖書館

圖(36)

原书空白页

分類
登記

812.93-4472
3972

圖書館流通記錄表

白楊禮讚

· 著盾茅 ·

新新出版社

白楊禮讚

(每冊實價 元)

著作者 茅 盾

發行人 賀 尙 華

發行所 新新出版社

經售者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E)

● ○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 ○

自序

從香港脫險歸來，在桂林住了八個月，勉強也寫了些雜文，以應朋友之需索，前後不過寫了五六篇，但因分登各刊物，便見得到處都有我的雜文，好像數目不少，遂有柔草社以結集為請。既確知篇數尚不多，則又請從舊作選取若干，雜湊成一冊。理由是：這些舊作，內地亦不可得，故冷飯再炒，正合需要云云。

然而作者的我聽了這話，不禁毛骨聳然。五年來奔波西北與西南，眼界是放寬了些了，但書卷是拋荒了，居迪化一年，僅讀新書七八種，旅寓香港九個月，每晚讀書二小時，亦僅讀書十餘種，這些書大半是歷史和哲學，現在一本也不存了。五年之中，平均四個月讀一本書，學殖之荒蕪，即此可見。照這樣子，又如

何寫得出像樣的雜文來？所以聽說舊作也還可以再印的時候，我實在並無一點喜悅，倒是午夜自訟，常常弄成失眠的。

但終於答應了柔草社的請求了。重翻舊作，擇其近於所謂「散文」而尙不十分惡俗者凡若干篇，又加進了未收集的兩篇，近年來所寫的若干篇中又採取了三篇，共十八篇，都爲一集。題名爲「白楊禮讚」，則因例須擇一篇爲書名，而同時亦以自誌五年漫遊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罷了。

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於桂林。是日敵機先後四批來襲，據聞共百餘架，我無損失。

目次

第一輯

黃昏	【一一】
雷雨前	【一四】
風景談	【一九】
白楊禮讚	【二九】

第二輯

賣豆腐的哨子	【三五】
紅葉	【三八】
鄉一	【四二】
鄉二	【四六】

第三輯

冥屋——【五一】

秋的公園——【五五】

公墓——【五九】

健美——【六一】

天窗——【六五】

談月亮——【六八】

狂歡的解剖——【七八】

第四輯

官艙裏——【八九】

全運會印象——【一〇六】

蘇嘉路上——【一二七】

第一輯

原书空白页

黃昏

海是深綠色的，說不上光滑；排了隊的小浪開正步走，數不清有多少，喊着口令「一·二——一」似的，朝喇叭口的海塘來了。擠到沙灘邊，浙啾！——行刺潰散，噴着忿怒的白沫，然而後一排又趕着撲上來了。

三隻五隻的白鷗輕輕地掠過，翅膀撲着波浪——一點一點躁怒起來的波浪。風在掌號。衝鋒號！小波浪跳躍着，每一個像個大眼睛，閃射着金光。滿海全是金眼睛，全在跳躍。海塘下空隆隆地騰起了喊殺。

而這些海的跳躍着的金眼睛重重疊疊一排接一排，一排怒似一排，一排比一排濃溢着血色的赤，連到天邊，成爲紺金色的一抹。這上頭，半輪火紅的夕陽——半邊天燒紅了，重甸甸地壓在夕陽的光頭上。

憤怒地掙扎的夕陽似乎在說：

——哦，哦！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却也是我的新生期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呼……呼……

風帶着永遠不會死的太陽的宣言到全世界，高的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峯，汪洋的太平洋，陰鬱的古老的小村落，銀的白光凍凝了的都市，——一切，一切，夕陽都噴上了一口血焰！

兩點三點白鷗劃破了漸變為赭色的天空。

風帶着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着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麼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着鼓似的：勃侖侖
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着雷聲！

海又動盪，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電 雨 前

清早起來，就走到那座小石橋上，摸一摸橋石，竟像還帶點熱。昨天整天裏沒有一絲兒風，晚快邊響了一陣子乾雷，也沒有風，這一夜就悶得比白天還利害。天快亮的時候，這橋上還有兩三個人躺着，也許就是他們把這些石頭又晒得熱烘烘。

滿天裏張着個灰色的幔。看不見太陽。然而太陽的勢力好像透過了那灰色的幔，直逼着你頭頂。

河裏連一滴水也沒有了，河中心的泥土也裂成烏龜殼似的。田裏呢，早就像開了無數的小溝，——有兩尺多闊的，你能說不像溝嗎？那些蒼白色的泥土，乾硬得就跟水門汀差不多。好像他們過了一夜工夫還不會把白天吸下去的熱氣吐完

這時牠們那些扁長的嘴巴裏似乎有白煙一樣的東西往上冒。

站在橋上的人就同渾身的毛孔全都閉住，心口泛洶洶，像要嘔出什麼來。

這一天上午，天空老張着那灰色的幔，沒有一點點漏洞，也沒有動一動。也許幔外邊有的是風，但我們罩在這幔裏的把鷄毛從橋頭拋下去，也沒有見他飄飄颺颺踱方步。就跟住在抽出了空氣的大筒裏似的，人張開兩臂用力行一次深呼吸，丁是吸進來只是熱辣辣的一般悶。

汗呢，只管鑽出來，鑽出來，可是膠水一樣，膠得你渾身不爽快，像結了一層壳。

午後三點鐘光景，人像快要乾死的魚，張開了一張嘴，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條縫！不折不扣一條縫！像明晃晃的刀口在這幔上劃過。然而劃過了，幔又合攏，跟沒有劃過的時候一樣，透不進一絲兒風。一會兒，長空一閃，又是那

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縫。然而中什麼用？

像有一隻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邊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這巨人已在咆哮發怒，越來越緊了，一閃一閃滿天空瞥過那大刀的光亮，隆隆隆隆，幔外邊來了巨人的憤怒的吼聲。

猛地閃光和吼聲都沒有了，還是這張密不過風的灰色的幔！

空氣比以前加倍悶！那幔比以前加倍厚！天加倍黑！

你會猜出這時那幔外邊的巨人在揩着汗，歇一口氣；你斷得定他還要進攻。你焦燥地等着，等着那挑破灰色幔的大刀的一閃電光，那隆隆隆隆的怒吼聲。

可是你等着，等着，却等來了蒼蠅，牠們從齷齪的地方飛出來，嗡嗡嗡嗡的，繞住你，釘你的塗一層膠似的皮膚。戴紅頂子像個大員模樣的金蒼蠅剛從糞坑裏